

春秋左傳正義

十六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

陳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襄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

襄是歲歲在壽星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公年四歲

疏

注於是公

年四歲正義曰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

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人邾人杞人次于郕

郕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郕以

待晉師

疏

注郕鄭至晉師正義曰釋例曰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

所次此書次于郕者為此魯齊曹邾杞其兵皆不加鄭故書次也傳曰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是韓厥伐鄭此次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

酉天王崩

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疏

注辛酉九月十五日正義曰顯言此日者欲

明下冬聘是十月之初為王崩日近赴人未至故也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

公孫剽來聘

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營來聘

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疏**

注冬者至善之正義曰禮記曾子

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是王崩當廢禮也今傳釋此朝聘皆云禮也知此冬者是十月之初崩赴未至由其俱未聞喪故得以吉行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正月正月無己亥

日**疏**注下有至日誤正義曰長歷推此年正月庚戌朔其月無己亥圍宋彭城經在正月之下傳文下

有二月則己亥必是正月月不容誤知是日誤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

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疏**注成十至之宋正義曰公羊傳曰宋華元曷為與

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成十八年傳曰楚伐彭城納魚石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崇諸侯之茲而拔其地不言取為楚邑而云披地長茲是左氏之意亦為楚以彭城封魚石為國故注言封魚石也既列為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言追書者其地已非宋有追來使屬宋耳非謂夫子在後追書前事若以追為在後追前則仲尼新意皆是追書前事非獨此為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

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

謂之宋志

稱宋

亦以成**疏**於是至宋志正義曰魚石舊是宋人今還取宋地以自封若其不繫於宋則成此魚石

宋志**疏**於是至宋志正義曰魚石舊是宋人今還取宋地以自封若其不繫於宋則成此魚石為一國之君夫子追繫於宋乃有二意於是為宋討魚石宜繫於宋且又不成此為叛人使得取君之邑以為一國

之主有此二意故繫之於宋謂之宋志者言宋人志在攻取彭城故以魚石繫之於宋成此宋人之志 注登成至

繫宋 正義曰登成釋詁文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彭城還繫於宋也釋例曰楚人棄君助臣

取宋彭成以封叛者削正興偽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言不登叛人則叛罪重矣不書

魚石以彭城叛者孫林父將戚而出故得書云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則因楚之力取彭城與宋交爭非欲出附他

國故言復入也若揔而言之俱是背叛於君故云不登叛人也 注稱宋至宋志 正義曰此與隱元年謂之鄭志

義勢同也鄭伯實不獲段而經書克謂之鄭志言鄭伯志在於殺雖實不克段而書之為克見鄭伯之志也此彭城

實非宋地而經書為宋謂之宋志言宋人志在取之雖實非宋地而繫之於宋成宋人之志也夫子脩春秋而傳於此

二條特言謂之宋志謂之鄭志者夫子所脩春秋或或或取皆是夫子之志非取國人之志此宋志鄭志者以日八

六二 春秋正義二十 是夫子所脩還取二國本志故也案下十年戊鄭虎牢傳云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云繫之于鄭以見晉志即此類

也於此二事傳例已明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故彼不云謂之晉志也

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晉地河東

東垣縣東南有瓠丘五大夫 注彭城至略之 正義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疏 曰案莊八年邾降于齊師既書於經則知彭城之降亦合書也今不書者但以其

賤故略之也晉欒盈復入于晉下云晉人殺欒盈而書於經此彭城降所以賤略不書者彼以殺之

為重來告故書此以降 中為輕故為賤略 齊人不曾

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

晉 光齊靈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

公大子

公大子

公大子

公大子

公大子

公大子

公大子

公大子

公大子

公大子

公大子

公大子

師伐鄭入其郛

荀偃不書非元帥

**疏**

韓厥至其郛正義曰傳唯言諸侯

之師不見諸侯之國未知諸侯之師是何國師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則次郕之師皆不與伐鄭此諸侯之師其中必無齊魯曹邾杞也案上圍彭城除此五國以外猶有宋衛莒滕薛下云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則衛師從伐明矣明年戚之會知武子云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於戚之會始怪滕薛不來明此時代鄭滕薛在矣東諸侯皆次于郕莒在齊魯之東若其在此當與東人同次前圍彭城亦無小邾此時或無莒與小邾耳諸侯之師當是宋衛滕薛也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郕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郛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於諸侯故書伐鄭入郛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注荀偃不書非元帥正義曰魯師出征並舉諸將他國之師唯書元帥詳內略外春秋之常故注為注復時一言之耳敗其徒

辰鄭伯論卒

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

**疏**

注未與至經誤

正義曰論以成六年即位九年盟于蒲十五年于戚又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而楚退同盟于馬陵諸侯雖不重序明亦與鄭同盟則是與成三同盟矣與其父盟於法得以名赴其子此云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者言其嘗與成同盟於法得以名赴襄也此類多矣注皆云與其父同盟而已此注特言未與襄同盟者以此時鄭既從楚嫌其已背前盟不合更以名赴故明之也此經云六月庚辰鄭伯論卒傳言七月庚辰鄭伯論卒經傳必有誤者杜以長歷校之此年六月壬寅朔其月無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則傳與歷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此經六月七月其文皆具所言誤者非徒字誤而已乃是書經為誤七月之事錯書以為六月故長歷云書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

**疏**

注宋雖至衛上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眾稱師將尊師少稱將此晉宋稱師不書將非卿也衛甯殖書將不稱師師少也晉為兵主故當先書宋雖非卿以師為重故序甯殖之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

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疏 注齊謚至葬速正

義曰謚法執心克莊曰齊是齊為謚也葬而舉謚禮之常也此特云齊謚者以謚齊者少且齊齊同字夫人齊女嫌齊非謚晉大子申生之母稱齊姜者齊女姓姜氏彼齊非謚故此須明之 叔孫豹如宋 豹於

此始自齊還為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 以偏 疏 遂城虎牢 正義曰虎牢是鄭舊邑此時屬晉

而不繫晉者莊三十二年注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此以名通故不繫晉也十年成鄭虎牢繫於鄭者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彼為將歸鄭而繫之鄭也或當虎牢雖已屬晉晉人新得不為已有故不繫晉也 楚殺

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以彭城故 齊侯伐

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

百匹 夙沙衛齊寺人 疏 傳馬牛皆百匹 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

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

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

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共行

夏齊姜

薨初穆姜使擇美楨

楨梓之屬

**疏**

注楨梓之屬正義曰釋木云

槐小葉曰楨郭璞曰槐當為楸楸細葉者為楨又云大而敲楸小而敲楨樊光云大老也敲措皮也皮老而麤措者為楸小少也少而麤措者為楨又云椅梓郭璞曰即楸也如彼所云楸梓皆楨之小別故云梓之屬也

以自

為櫬與頌琴

櫬棺也頌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

**疏**

注櫬棺至送終正義曰

以論死者言櫬知櫬是棺也四年注云櫬櫬身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櫬為名焉禮記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一柶棺一梓棺二鄭玄云柶也所謂柶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記文從內向外水兕革棺最近尸也

抄四百七十五

春秋三卷二

二

次柶以楸為之次屬與大棺乃以梓為之檀弓又云君即位而為柶鄭玄云柶謂柶棺親尸者柶堅著之言也天子柶內又有水兕革棺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柶四寸如彼記文諸侯之棺三重親身之棺名之為柶柶即櫬是也其柶用楸為之屬與大棺乃用梓耳此以梓為櫬者名之曰櫬其內必無棺也擇楨為櫬其櫬必用梓也記唯言即位為柶不言柶所用木鄭玄據天子之棺其柶用柶即云柶謂柶棺也天子之柶自用柶則諸侯不必然據此傳文諸侯之柶必用梓也頌琴者詩為樂章琴瑟必以歌詩詩有雅頌故以頌為琴名猶如言雅琴也櫬琴同文知皆欲以送終也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

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

焉

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

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



德之行

詩大雅哲知也。詒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

季孫於是為不

哲矣

言逆德

**疏**

詩曰至哲矣也。其惟有知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從。

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

之為美德之行矣。言知者行事無有不順從者。今季孫逆之於是為不知矣。哲知釋言文也。

且姜氏

君之妣也

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

**疏**

注襄公至之妣曰曲禮曰生日父曰母

正義

死曰考曰妣。襄公是成公之妾定姒所生。齊姜是其適母。故曰君之妣也。

詩曰為酒為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

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疏**

詩曰至孔偕。正義曰詩周頌豐年

之篇也。豐有之年多稻多黍釀之為酒為醴以進與祖

妣以洽百種之禮。烝烝嘗之祭鬼神享之則下與福祐甚。

周徧言今事妣失禮神將不福祐之也。烝進畀與皆釋詁文。偕訓為俱。俱亦徧之義也。釋言云孔甚也。

齊

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

**疏**

注宗婦至非禮。姓之婦也。夫人齊姜是齊國之女。故使其宗親之婦

正義曰諸姜同姓之女也。宗婦同

女來會葬也。齊為姜姓。歷世多矣。不可姜姓之女。姜姓之婦。令其皆來魯國。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者。宗婦

是同姓大夫之婦。知此宗婦亦是同姓大夫之婦。然則諸姜是齊同姓之女。嫁與齊大夫之為妻者也。禮記檀弓云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是越疆送葬非禮也。

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

城東陽以偁之

為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

**疏**

召萊子萊子不會。正義

曰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齊侯召萊子者不為其姓。姜也。以其比鄰小國。意陵蔑之。故召之。欲使從送。諸姜宗婦來

向魯耳萊子以其輕侮故不肯會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

欲辟楚役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 以負擔喻

謂鄢陵戰晉 非異人任寡人也 言楚子任此患不 射楚王目 為他人蓋在已

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 言盟誓 免 之言

寡人唯二三子 疏 集矢至三子 正義曰說文 云鳥之短尾者摠名為佳佳

在木上為集集是鳥止之名矢有羽似鳥故亦稱集也楚 君被射目者非是為異人也任此患者為寡人也今若背

之棄其助鄭之力與盟誓之言他人其誰肯親 我乎免寡人此棄力背言之責唯二三子耳 秋七月

庚辰鄭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 攝君 疏 子 罕

當國 正義曰禮君薨聽於冢宰不須攝行君事此今子 罕當國者鄭國閒於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

蓋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為政已 是正卿知 當國者為攝君事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僖公

年雖長大為偏於晉 子駟為政 為政 子國為司 楚故令子罕當國也

馬晉師侵鄭 晉伐喪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非禮

官命未改 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 疏 官命未改 正義曰先 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 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因舊事不得建官命臣故云官命

未改庶事悉皆未改不可即違先 會于戚謀鄭故 君言此者不用從晉之意故也

也 鄭久叛晉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 謀討之

也 鄭久叛晉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 謀討之

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

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鄆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

子蒧元年王武子正義曰元年代鄭次于鄆唯有韓厥荀偃於時武子未必在軍當是此會始告之

耳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

君之憂不唯鄆言復憂齊叛瑩將復於寡君而

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

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將伐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

唯寡君賴之傳言荀偃能用善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

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

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

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

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

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

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晉侯出其國都

與公盟

**疏**

注晉侯至于外 正義曰文三年公如晉公于外 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

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文三年盟于晉都此盟出城外者出

與不出皆由晉侯意耳此或是悼公謙以待人不公至敢使國君就已出盟于外若似相就然故出城也

自晉

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

**疏**

注不以至非會 正義曰假令公朝於晉更與晉侯餘處別會

即從會所而歸亦得書曰公至自晉何則一行而有二事者或以始致或以終致出自當時之意書其所告之事而

已所告先發無定也但此盟于長檮晉侯為盟之故暫出城耳本非別期也

檮告也注言本非會解其必不得以長檮致之意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

盟于雞澤

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宮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疏**

注雞澤至無譏 正義曰諸侯不得盟天子之臣天子之臣不得與諸侯聚盟盟則加以貶責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貶王子虎稱人是其事也僖八年洮之盟王

人在列傳曰謀王室也諸侯共謀王室不譏王人在盟是由襄王新立命遣與盟故耳此盟單子在列於經亦無譏

文靈王以往年新立明是王新即位使王宮之伯出與諸侯結盟以安王室故無所譏與洮之盟同也釋例曰未有

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洮之盟王室有子帶之難襄王

懼不得立告難于齊遣王人與諸侯盟故傳釋之曰謀王室以明王勅其來盟非諸侯所敢與也踐土之盟王子虎

臨諸侯而不與同歆故經但列諸侯而傳具載其實此實

聖賢之垂意以為將來之永法也一年之間諸侯輯睦翼戴天子而程泉之盟子虎在列君子以為非天子之命虧上下常節故不存魯侯而人子虎以示篤戒也今雞澤之會單子與盟亦王所命也杜言王使盟者傳無其文正以經無貶責知陳侯使表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是命使盟也

而自來故注陳疾至如會正義曰凡盟主召其同言如會

**疏**

好之國刻期而與結盟來不及期則加貶責他國後期則沒其國而不序於列魯君後期則摠稱諸侯不復國別歷序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

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此表僑如會皆本非同好慕義而來喜其來而不責其晚故言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表僑自來言如會解其後至特書而不貶之意也七年鄭伯駘頌如會自是故曰而來其人未見諸侯在道而卒故書如會為卒張本與此異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表僑盟

諸侯既盟表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

雞澤之諸侯也殊表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表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曆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疏**

注諸侯至經誤正義曰諸侯盟會歷序國君其下云某人某人皆是大夫也若卿來則書卿名氏文十四年公會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于新城如此之類其事多矣此表僑來若及盟即序於列當在世子光下今

諸侯既盟表僑乃至不可特為表僑更復重盟若其不與之盟則又逆陳來意以表僑是大夫故使大夫盟之若其

陳侯自來諸侯雖則盟訖亦當更與之盟不得使大夫也凡諸侯盟會皆先日後凡上文雞澤之會既以具序諸侯

此摠言諸侯大夫則雞澤諸侯足以明矣故不復具序諸國從省文耳諸侯大夫既以摠書而獨見叔孫豹者經據

魯史魯史所記詳內略外僖十五年牡丘之盟下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獨書魯臣亦此類也言諸侯之

大夫其內可以兼表僑而殊表僑言及陳表僑盟者明此諸侯之大夫所以為此盟者止為盟陳表僑耳且上文難澤之會其內未有陳侯直言諸侯之大夫則不得包陳表僑故殊之也

秋公至自會

無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

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無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

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

文被練練袍注組甲至練袍正義曰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

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甲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

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

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也又組是條繩不可以為衣服安得以為甲裏

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為練袍被於身上

雖並無明證而杜要愜人情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

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

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

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疏注當時君子正義曰傳言君子多矣獨此言當時

君子者諸言君子論議往事多是立明自言託之君子此傳君子謂子重亡多於獲楚人以君子之言咎責子重不得為後世君子故云當時君子

楚人以其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恚故成心疾公如晉始朝也即公

位而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

首首至地 䟽注稽首首至地正義曰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知武子曰

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

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春秋正義二十

十四

毋昌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也前年將合諸

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

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

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

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

郟外與士匄盟郟水名 䟽盟於郟外正義曰此是士匄適齊齊侯與盟其盟不離城之左右

若是地名山名不得有外內之異爾雅云厓內為隩外為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外為隈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

表也是水有內外之異知此郟為水名其水蓋曲而近城故稱郟外 祁奚請老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

稱解狐其讎也將立

之而卒

解狐卒

**疏**

讎也

正義曰讎者相負挾怨之名奚負狐狐負奚皆謂之讎此是

奚負狐也不是舉之以解怨故下云稱其讎不為諂也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午祁奚子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

之對曰赤也可

赤職之子伯華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

尉羊舌赤佐之

各代其父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

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

其偏不為黨

諂媚也偏屬也

**疏**

稱其至為黨

正義曰設

人未秋正義二十

十五

揚

媚也立其子則心在親比也舉其偏則情相阿黨也今祁奚以其人實善故舉薦之人見彼善知奚不諂不比不黨

也諂者阿順曲從以求波意故以諂為媚媚愛也言為諂以求愛也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己

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為廂屬之名也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

舉其偏屬也

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商書洪範也蕩

蕩平正無私

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

未得位故

祁

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一官軍尉物事

**疏**

建一官而三物成

正義曰尉佐同掌一事故為建一官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官位

一也變文相辟耳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案解狐得舉而死身未居職何成事之有

能舉善



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祁奚有焉

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疏**

詩云至似之

正義曰此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也其卒章大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六月公會

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

單頃公王卿士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道遠

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

表僑如會求成

患楚侵欲表僑濟塗四世孫

**疏**

侵欲於小國正義曰多有

所欲求索無厭侵害小國故小國怨也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

盟陳請服也

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晉侯之弟揚干

亂行於曲梁

行陳次

魏絳戮其僕

僕御也

**疏**

魏絳

戮其僕 正義曰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周禮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鄭立云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

之其職云掌斬殺賊謀而膊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鄭立云膊謂去衣磔

之焚燒也辜謂磔之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彼膊焚辜肆皆謂陳以示人然則此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之

以徇諸軍昭四年楚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先徇乃殺之也成二年韓獻子既斬人郤子使速以徇是殺之

而後徇也此戮即彼徇之謂也文十年楚申舟扶宋公之僕以徇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彼扶以徇亦稱為戮下云至

於用鉞當是殺之乃以徇也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

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

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

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

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 疏事君至逃刑正義曰此言絳之宿心舊行耳非獨為此

事而言也服虔云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然則斬僕依軍法也豈是絳之罪而得謂之有罪不逃刑乎

不逃不辟此事自亦是矣要將伏劍士魴張老止

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

春秋左傳正義二十

二

書

也 疏將伏劍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臣聞師眾以順

為武順莫敢違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

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

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 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

疏臣聞至用鉞正義曰臣聞師旅兵眾順從上命莫敢違逆是為威武此據在軍之眾也軍旅之事守官

行法欲討罪人雖有死難不敢辟死犯違法令而從舍罪人是為共敬也君命既合諸侯臣豈敢畏懼死罪放舍罪

人不為共敬也今君之師眾違命亂行既已不武謂揚干也執事之臣畏懼其死罪不戮罪人是為不敬魏絳自謂

也不武不敬罪莫大焉是揚干與已皆有大罪臣若不討非直臣有死罪揚干亦合有死罪臣懼身之死罪連及揚干是臣罪更重無所逃辟重罪也不能以禮漸致教訓至於用鉞以斬其僕是臣之罪重也

臣之罪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

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

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

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

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

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與之禮食正義曰與之禮食者若公禮食使佐新軍正義曰服虔去於是魏頡卒矣使趙

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顛

魏絳俱是魏犢之子顛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顛別為

令狐氏絳為魏氏蓋顛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

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犢孫計其年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

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候奄代張老士富楚司

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

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

月無己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如

氏薨 成公妾襄公 母如杞姓 齊姜薨葬者是成公夫人故此

為成公之妾也據傳匠慶之言知是襄公之母以子既為

君故得稱夫人而言薨也於時諸國杞鄆之徒皆如姓據

大者言之故云如杞姓 葬陳成公 無傳 八月辛亥

疑是杞女而未審故也 葬我小君定姒 無傳定謚也赴同

葬 疏 注定謚至葬速 正義曰謚法純行不爽曰定舊

例赴同稱薨也附姑稱小君也反哭成喪書葬也今定姒

三禮皆具薨葬備文皆以正夫人之禮者由母以子貴故

也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

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而內外之禮皆

如夫人矣故如氏之妻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來

會葬傳曰禮也夫人如氏薨葬皆以禮備為文明季文子

雖議從略賤聞匠慶之言懼而備禮殯葬無關也禮公子

為其母練冠繚緣既葬除之及其嗣位為君非復公子適

母薨則申其母尊而先儒同之公子亦謬矣是杜言妾母

得為夫人之意也季孫初議欲不成定姒之喪匠慶以君

長懼之乃略取季孫之木君子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則季孫初議是無禮也既季孫議為無禮明知於禮得成

是知妾母成尊是為正法但尊無二上適母若在君尚不

得盡禮於其母臣民豈得以夫人之禮事之哉適母既薨

則君得盡禮君既盡夫人之禮事其母臣民豈得以妾意

遇之哉故適母薨則妾母尊也哀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

既出敬嬴乃王齊姜既薨定姒乃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

之文故齊歸得正也鄭玄以為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

成為夫人也哀姜雖被齊殺僖公請而葬之案經薨葬備

文安得以罪黜也又齊姜非以罪黜定姒薨葬成尊成風

定姒並無譏文知其法得成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

前年何忌

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銅陽縣南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

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知時

未可

今我易之難哉

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

三月陳

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軍禮不伐喪

**疏**

注軍禮不伐喪

正義曰十九年晉士句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聞喪而還禮也是軍禮不伐喪

陳人不聽命

不聽楚命

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

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

咎而况小平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為下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武子聘在元年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

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

工歌文王

之三又不拜

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絲

歌鹿鳴之

三三拜

小雅之首鹿鳴

**疏**

金奏至三拜

正義曰

鐘鐘是金也故稱金奏周禮鐘師掌金奏鄭玄大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也又燕禮注去以鐘鐃播

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為始故言工歌也於文王已言工歌鹿鳴又略不言工互見以從省耳其實金奏肆夏亦是工人歌之工歌文王擊金仍亦不息其歌鹿鳴亦是工歌之耳一注肆夏至夏曲正義曰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陂百驚夏言以鐘鼓奏之也又以文王類之知是樂曲名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陂夏公出入奏驚夏定本納夏為夏納此傳直言之三不辨其三之名魯語同說此事而云金奏拜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元之樂也文王之三盡文王大明繇以文王為首并取其六二篇以為三則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為首亦并取其次一夏以為三也且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三者皆名為夏知其其次

未末卷三十一

三十一

高異

二夏并肆夏為三也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以為每夏而有二名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先儒所說義多不同周禮注載杜子春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六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同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玄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數家之說各以意言經典散亡無以取正劉炫云杜為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二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繇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為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

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踰先哲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此  
文云肆夏之三是自肆夏以下有三故為韶夏納夏凡為  
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別名故國語謂之繁過渠是一字以  
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過渠則三夏之名沒而不顯  
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夏冠之云肆夏繁過渠是肆夏明  
過是韶夏渠是納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合曰左氏三夏之  
義劉不曉杜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之說何所馮準  
先儒以樊過二字共為執競以渠之一字四為思文分字  
既無定限文句多少任意則杜以樊共肆百及為句何為不  
可劉君乃與奪恣情不顧曲直妄規杜過於義深非也

韓獻子使行人子貞問之

行人通使之言

**疏**

注行人通使之

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故為通使之官也此言韓獻子使行人問魯語云晉侯使行人問者彼孔晁注云韓獻子白晉侯使行人問也

春秋正義二十

二十三

高異

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

以辱吾子

藉薦也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尊元侯

也使臣弗敢與聞

元侯牧伯

**疏**

注元侯牧伯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八

命作牧九命作伯鄭玄云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也伯謂上公有功德者 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為方伯也然則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元長也謂之  
長侯明是牧伯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

及

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 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

**疏**

注及與至相樂 正義曰

及與也釋詁文言不敢與在其間而聞之魯語并陳兩事乃惣云皆昭令德以合好非使臣之所敢聞彼俱不敢聞此分之爲等級耳詩序文王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伐紂絲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能受天命造立周國故諸侯會同歌此以相燕樂也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肆夏旣亡不知其篇之義故唯取詩意以解文王鹿鳴耳詩是樂章樂歌詩篇聖王因其尊卑定其差等詩有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鄭玄以肆夏爲頌之族類其差與頌同矣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則於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矣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相見與天子享之禮同亦歌肆夏之類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辟天子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當歌鹿鳴也傳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其臣來聘不得與其君同亦當歌鹿鳴也燕禮雖以己臣爲主兼燕四方之賓其樂歌鹿鳴是其定差

也燕禮升歌訖乃爲笙歌三篇堂下吹笙以播詩也笙歌訖乃爲間歌六篇堂上歌一篇堂下吹一篇相間代也故燕禮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間歌訖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合樂謂堂上堂下合作樂也鄉樂者風詩也燕禮歌小雅而合鄉樂以合卑於歌一等則知諸所歌者其合樂用詩皆卑於升歌一等故鄭玄詩譜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笙間所用則鄭玄云未聞也燕禮升歌小雅笙歌間歌亦用小雅則笙間用詩與升歌差同而云未聞者升歌合樂其用風雅皆用發首二篇笙用南陔間用魚麗不復更用其首篇未聞者未知其用何篇也此傳言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亦謂享也雖不言燕燕亦當然此傳晉侯享穆叔爲歌鹿鳴穆叔以己所當得三拜而受燕禮也工歌鹿鳴則是享燕



同樂明享之與燕用樂各自同矣若然肆夏之為樂章樂之最尊者兩君相見猶尚不得用之而燕禮者諸侯燕已羣臣之禮而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所以得用之者彼謂納賓之樂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是朝賓聘容俱得用之與此升歌異也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為嘉賓故

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鹿鳴燕羣臣嘉賓正謂燕己之臣以己臣為嘉賓耳叔孫以晉歌此篇者以己為嘉賓故拜受之也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鄭玄云四方之賓謂來聘者是燕聘客唯君迎為異餘悉與己臣同也

四 來聘者也是燕聘客唯君迎為異餘悉與己臣同也

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乘四牡駉駉然

春秋正義二十

二十四

正義

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

臣出使來歸乃勞之也叔孫以晉歌此篇勞己來聘故重拜受之也魯語云四牡君之所以章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

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己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謀周爰諮謀

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

臣使遠而有光華又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今晉君歌此以寵穆叔穆叔執謙以為晉侯所教故云君教使臣下

也爰於也若遇忠信之人於是訪問詢度諏謀等四事也

魯語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臣聞之訪問於

善為咨問善咨親為詢問親戚咨禮為度之義

問禮宜咨事為諏問政咨難為謀問患疏親

至為謀正義曰魯語言此四事唯咨親為詢與此文同其餘咨材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三者與此皆異韋昭

改從此傳注云材當為事事當為難孔晁注云材謂政幹也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五善為諮疏臣獲五善正義曰教之咨人即得

以大禮重之以六德孔晁云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焉

六德言自謂知所無及懷謙以問知者此亦即是一德故

為六德也皆是受君之教乃知如此秋定如薨不殯

此亦是君之所賜故云臣獲也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如本賤既無

反哭注櫬親至反哭正義曰櫬者親身之棺初死即

哭當有之將葬以殯過廟葬訖乃為虞祭今定如初

薨匠慶以君長懼之乃始作櫬知此是季孫以定如本賤

素無器備議其喪制欲如此耳非是終久遂無之也檀弓

曰君即位而為柩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櫬今議欲

不為是素無器備故始議之也檀弓又曰喪之朝也順死

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

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

周法不殯于廟而此及僖八年傳皆云不殯于廟以為非

道

事

之義

難

親

春秋正義二十

二十五

張

魯大匠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

夫人禮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君長誰受其咎

不成終事君之道

言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

之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檟欲自為檟**疏**注蒲圃至為檟正義曰詩云九月築場圃毛傳云

春夏為圃秋冬為場樹菜蔬為圃治禾黍為場場圃同地耳故社以場明圃圃名蒲也檟是為檟之木知季孫樹之

欲自為檟也匠慶請木為定如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匠

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

是之謂乎**疏**季孫至謂乎正義曰不以道取為略今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

令匠慶略他木也官非無木可用意欲不成其喪請木不順其意怒慶此請令略木為之也匠慶又怒季孫未必無

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檟其意言遣我略人我止略也季孫

二六

張程

令之為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季孫此議自是無禮也被匠慶略木是自及也君子言古之志記所

謂多行無禮必自及者其季孫之謂乎而釋例論此去議從略賤彼自是解正義之語與此不以道取為略別也

注御止至異文正義曰止寇謂之禦御即禦也故訓為

止季孫本議欲無檟不虞今傳唯言取木為檟而已尚不知得殯廟虞祭以否不虞即是不反哭不反哭則不得書

葬今定如薨葬備文則因匠慶之言遂得每事成禮是故經無異文冬公如晉聽政受

賦多少晉侯享公公請屬鄆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

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鄆今琅邪鄆縣**疏**注鄆小至鄆縣正義曰附庸附大國耳

鄆乃子爵而欲得屬魯者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二十七年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猶尚附人况

節又小也故杜譬之如須句顯史之比須句亦子爵使助  
魯出貢賦耳時公年七歲未能自謀蓋國內共為此計使  
相者代公言之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  
晉官發

通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發之命

**疏** 注晉官發發之命 正義曰二年鄭子駟以君初喪  
云官命未改此魯以國小賦重恐失官命二者官命

雖同而主意有異故杜彼以去葬 解之此以發發解之觀文為說  
鄆無賦於司馬

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福  
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小闕而為罪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闕不共也

楚人使頓聞 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無終子嘉

父使孟樂如晉 因魏莊子納  
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

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晉侯曰  
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

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

也諸華必叛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  
諸華中國

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夏訓夏書有窮國名

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 **疏** 注夏訓至之號 正義曰夏書五子之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是

大禹立言以訓後故傳謂此書為夏訓也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后君也窮國

之君曰羿羿是 **公曰后羿何如** 怪其言不 **對曰昔** 有窮君之號

**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 禹孫大康淫於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

號曰有窮鉏 **疏** 注禹孫至國名 正義曰夏本紀禹生 羿本國名 啓啓生太康是禹孫也為羿所距書序

云太康失邦是為淫放失國也本紀又云太康崩弟仲康 立尚書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 一曰云羿廢太康而

立其弟仲康為天子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仲康 不能除去之耳哀元年傳稱有苗虎殺斟灌以滅后相相

依斟灌故堯滅之是相立為天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 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云不脩民事寒浞殺

羿言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為天子也當是逐出后相羿 乃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桀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

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 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殪方

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 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

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 **恃其射也** 射 善射

正義曰尚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 于河孔安國云羿諸侯名杜云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

也羿善射論語文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 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

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譽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爲何也

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弃武羅伯因熊羆

尤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

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

羿收之夷氏疏伯明后寒弃之正義曰寒是國名伯明寒君之名也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

之時而棄不收采也注夷氏正義曰此傳再言夷羿故以夷爲氏也信而使之以爲

己相浞行媚于内内官而施賂于外愚弄

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田樹之詐慝

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内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

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

其子食羿子疏家衆殺而亨之正義曰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以從浞爲浞而殺羿也孟子

去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則殺羿者逢蒙也

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萑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

萬國名今平原萑縣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

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

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

亭

**疏**

注二國夏同姓諸侯正義曰世本文也

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

**疏**

注戈在宋鄭之間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宋鄭之

間有隙地焉曰岳戈錫是也

靡自有萬氏收二國之燼

遺

民

**疏**

注燼遺民正義曰樵燭既燒之餘名之曰燼二國之燼謂澆之所殺死亡之餘遺脫之民也思報

父兄之讎故靡得收而用之

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夏后相之子

少

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后杼少康子

**疏**

注

杼少康子正義曰夏本紀少康崩子帝杼立是也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

春秋正義二十

三

五

故也

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

**疏**

有窮至故也正義曰有窮遂亡謂浞亡也武羅伯因熊

駘龙圍本羿弃之浞亦不用失人是國之大患故言之以規悼公也

昔周辛甲之為

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

辭戒

**疏**

注辛甲至王過正義曰晉語稱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為辛甲尹佚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

及武王但文王之時天命未改未得命百官官箴王闕故以為武王時大史也闕謂過失也大史號令百官每官各

為箴辭以戒王若箴之療疾故名箴焉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為箴辭虞人掌獵故以獵為箴也漢成帝時揚

雄愛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駰子瑋瑋子寔世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騊駼大

傳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次於虞人之箴而題之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為之

虞人掌田獵

**疏**

注虞人掌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大田獵則萊澤野萊謂

正義曰周禮山虞大田獵

芟其草萊以為殺圍之處詩曰芒芒禹迹畫為九

毛傳云大艾草以為防是也

州

芒芒遠貌

**疏**

注芒芒至分也

正義曰畫分者言

都不言竟界以餘州所至則冀州可知也八州各言竟界

云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

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經啓九道

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是禹所畫分也

啓開九州之道

**疏**注啓開九州之道正義曰既分海內以為

州之道

判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故此亦

言九道言禹開通九州之道也

民有寢廟獸有

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在帝

夷羿冒于原獸

冒貪

**疏**

在帝夷羿

正義曰帝

**疏**

王之號當時所稱三代

稱王自以德劣於前謙而不稱為帝其統天下實與帝同

**疏**

所謂今之王古之帝也後人之稱先代或以王言帝或以

帝言王史記於夏殷諸王皆稱為帝此羿篡立為王故以帝稱焉

**疏**

忘其國恤而思

其麀牡

**疏**

言但

武不可重

**疏**

重猶

數也

**疏**

注重猶數也

正義曰杜讀

**疏**

為重累之重故為數也服虔云

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

**疏**

用不恢于夏家

羿

**疏**

獸臣虞人告

僕夫不敢斥

**疏**

尊

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

**疏**

魏絳及之

及后

**疏**

於是至及之

正義曰魏絳本

**疏**

意主勸和戎忽云有窮后羿以

羿事

**疏**

於是至及之

正義曰魏絳本

**疏**

意主勸和戎忽云有窮后羿以

羿事

**疏**

於是至及之

正義曰魏絳本



開公問遂說拜事以及虞箴乃與初言不相應會故傳為此二句以解魏絳之意 公曰然則莫

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

貴貨易土 荐聚也易 猶輕也 疏 注荐聚也 正義曰釋言

之再也即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從無常處劉炫案莊子去麀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

成功二也 聳懼狎 習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

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

頓四也 頓壞也 傷折壞今俗語云委頓是也 疏 注頓壞也 正義曰頓謂挫 鑿于

春秋正義二十

三十一

吳志

后羿而用德度 以后羿 為鑿戒 遠至邇安五也君

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

時 傳言晉侯 能用善謀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

救鄆侵邾敗於狐駘 臧紇武仲也鄆屬魯故救 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

南有目 台亭 疏 注番縣 正義曰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

子游者藩之子也國人辟諱遂 改皮音而為番字因而不改也 國人逆喪者皆髻

魯於是乎始髻 髻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 故不能備凶服髻而已 疏 注

麻至而已 正義曰髻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 意說鄭眾以為象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

高四寸著於顙上鄭玄以為去纏而紛案檀弓記稱南宮縉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縉母喪孔子誨之髻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扈爾鄭玄去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去纏而空露其紛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為父髻衰三年空露紛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髻衰也魯人逆喪皆髻豈直露紛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髻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以鄭眾為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髻而已同路迎喪以髻相弔傳言魯於是始髻者自此以後遂以髻為弔服雖有吉者亦髻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壺給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髻而相弔知於是始髻者始用髻相弔也髻者依喪服婦人為斬衰三年者髻故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箭筭髻衰三年是也其齊衰期亦髻故檀弓云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是也其婦人弔服則鄭注檀弓云大夫之妻

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筭無首素總也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

我於狐貍 臧紇時服狐裘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

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

人諱之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

聘 發子產父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

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 **疏** 注魯衛至地闕正義曰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

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稱晉將為吳合諸侯使魯衛先會之魯衛俱受命於晉非是魯君命蔑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也下文戚之會序吳於列書公會晉侯去去吳人鄆人于戚此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別去會吳者為吳人先在善道蔑與林父往彼會之故去會吳也十年會吳于相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公羊以為外吳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殊會以外之左氏無此義杜不從公羊故皆去吳在彼也下戚會不殊吳者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

夫公子壬夫

書名罪其貪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穆叔使鄆人聽命于會故鄆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

春秋三義二十

二十四

顧沛

會于戚公至自會

無傳

冬成陳

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成陳各還國遣成不

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成

**疏**

注諸侯至魯成二年成鄭虎牢僖二年城楚丘棠傳皆諸

國同行而經獨書魯者城楚丘傳去不書所會後也彼為魯人後期諸侯已散故作獨城之文此則於戚之會受命

成陳十年諸侯伐鄭於伐鄭受命成鄭虎牢還國各自遣成更無告命故獨書魯成也

楚公子

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遥命臧紇出救故

傳稱經公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 王叔周卿

至以明之 越周室故 告愬盟主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

之貳於戎也 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 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夏鄭子國

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 初即位 穆叔覲鄆大子于

晉以成屬鄆 覲見也前年請屬鄆故將 鄆大子巫如晉以成之 疏 注覲見 至成之

正義曰覲見釋詁文也前年魯請屬鄆雖 被晉許而鄆人未知故將巫至晉以成之 書曰叔孫

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豹與巫 俱受命

於魯故經不書 及比之魯大夫 疏 注豹與巫大夫 正義曰巫若自受 命之令與豹同行與豹俱受魯命故經不言及比之魯大

夫也魯大夫兩人同行皆不言及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 得臣如齊定六年季孫斯仲 孫何忌如晉其類皆是也 吳子使壽越如晉 壽 越

吳大 夫 辭不會于雞澤之故 三年會雞澤吳 不至今來謝之 且

請聽諸侯之好 更請 會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

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以其道遠故使 魯衛先告期 故孟

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二子皆受 晉命而行 秋大

雩旱也 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 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

釋之曰旱也雩而獲 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疏 注雩夏至書旱 正義曰例稱

龍見而雩是夏祭常禮所以祈

甘雨也過時則書若值歲旱則又脩此雩禮而為祈禱故雖秋雩非書過也此是為旱而雩非常雩過時也但經書大雩則過雩旱雩無以相別故為旱而雩傳皆言旱以釋之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為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至於四時之旱又因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經書雩而傳不以旱釋之者皆過雩也經書過雩則與旱雩不別故傳皆發之是解發傳言旱之意也雩為旱禱而不書旱者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雩楚人討陳叛故詩治而獲雨則書雩穀梁傳文也

曰由今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

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

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

春秋正義二十

三十六

許成之

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

言不刑注陳之至不刑正義曰釋例曰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

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以興兵致討暴師經年加禮於陳陳恨彌篤乃愠而歸罪子辛子辛

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為不刑也加禮於陳者謂四年楚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

不刑者言不得用刑之道也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

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局局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

賢人以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

定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疏

注共王至不可 正義曰釋例以君子此言止為殺公子  
申與壬夫二人而已此注又兼言殺子反者傳言已則無  
信尤共王也背盟而敗于鄢陵及殺子反皆是共王無信  
之事故追言之也殺此三卿欲令諸侯息忿還來屬己故  
言欲以屬諸侯以屬諸侯者僖十九年傳文也逞訓解也  
共于殺此三人望解己意而諸侯不從意竟不解故云殺  
人以逞不 亦難乎 夏書曰成允成功 亦逸書也允信也言  
信成然後有成功

**疏**

注亦逸至成功 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禹是  
夏王故傳稱夏書杜不見古文故稱逸書亦亦前逸

詩也彼舜謂禹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為二事此傳  
引之言共王無信故無成功杜順傳意言信成然後有成  
功為一 事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 正義曰凡 諸侯會而盟者皆先會而後  
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疏** 注公及至告廟 正義曰凡

春秋正義二十

二十七

釋信

盟非先盟而後會既及其會知非後盟釋例曰盟于鄧盟  
于犂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  
前知非後盟也蓋公 穆叔以屬鄩為不利使鄩  
還告會而不告盟也

大夫聽命于會 鄩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  
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

乞還之傳言鄩人 楚子囊為令尹 公子 范宣子  
所以見於戚會 貞

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疾急 陳近於楚民朝夕急  
改子辛 而疾討陳 也 陳近於楚民朝夕急  
所行

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言 晉

力不能及陳故 冬諸侯戍陳 備 子囊伐陳十  
七年陳侯逃歸

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

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棣縣西南有棣城

**疏**

注公及至城棣正義曰相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棣

伐鄭既會而伐并會書之計此亦當書會故解之公及救陳而不及其會故不書會

季文子卒

大夫入斂公在位

在阼階西鄉

**疏**

注在阼階西鄉正義曰喪大記去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給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即位于序端者亦西鄉也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宰庀家器為

葬備

庀具也

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

藏金玉無重器備

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

君子是以知

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

積可不謂忠乎

**疏**

相三君矣正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為卿父

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為相三君也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

華弱來奔

華椒孫

秋葬杞桓公

無傳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父行

之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  
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正義曰  
杞入春秋以來唯僖二十  
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三年杞成公卒用夷禮書杞子卒未嘗書杞君之名也世

本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止至此七十一年

唯成五年盟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魯杞俱在未

嘗與襄同盟嫌其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釋例曰杞伯姑

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蓋繼好之義

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

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狎親習也正義曰論語云雖狎必  
優調戲也

變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

貫習之名也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於魚里是

優為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

王疏

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

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桎正義曰  
貫者穿也張弓以貫沓其

頸頸穿於弓之中故曰貫其頸周禮掌囚有桎桎在手曰

桎在足曰桎頸貫於弓若手在桎故云以弓桎也桎桎俱

名為械釋名云械者戒也

戒止人使不得遊行也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

桎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  
弱不足以勝敵

逐逐之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

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

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

勝任見逐

子罕善之如初

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

**疏**

司城至如

初正義曰子罕以華弱奔後而發此言蓋以告諸大夫非告君也亦逐子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說子蕩之罪言

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

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或當實逐子蕩故子蕩云幾日而不我從理亦通也注言子至得安正義曰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

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為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

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彊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為國向成

欲蓋華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為大尤知傳載此言是善其得安非尤其從惡故異於服也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郕郕恃

賂也郕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脩

平平四年孤駘戰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郕

郕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

且聽命

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郕聽命受罪

**疏**

注始代至受罪正義曰昭二年晉

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為政而來見也大國政卿尚來見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父為政卿往見於大國也十

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

於

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

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

環城傳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疏注堞女至女牆正義曰

兵書攻城有為堙之法宣十五年公羊傳日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言環城是環

遶其城知周币其城為土山也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

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

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齊師大敗之

等敗湫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

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

器于襄宮無宇相子陳完立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遷萊于郕國疏遷萊于郕

正義曰郕即小邾也二年傳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附屬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

以終身也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

免牲稱牲既卜日也疏夏四月至免牲正義曰周禮大宰職去祀五帝前期十

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蓋一旬一卜也例稱啓誓而郊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蓋三月二

卜四月又一卜也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內於法仍可以  
郊據傳獻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即已大晚故  
三卜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  
郊故免牲而不殺也注稱牲至禮也正義曰僖三十

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  
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此經與彼正同  
唯四卜三卜為異耳彼言其非則此亦非也牛已稱牲是  
既卜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與僖同譏故云又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城費

南遺假事難而城之

**疏**

注南遺至城之正義曰此傳唯

說南遺請城之由不言時與不時則知南遺假託言有事難而請城之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無傳為災故書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

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春秋正義二十

四十二

揚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鄆

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鄆鄭地

**疏**

注謀救至

鄭地正義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

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為救故不書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

丙戌卒于鄆

實為子駟所弒以瘡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鄆也未

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鄆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疏**

注實為至會上正義曰魯之隱

閔實被弒而書薨諱而不言弒則亦不以被弒赴諸侯此鄭伯實為子駟所弒而以瘡疾赴於諸侯亦如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弒故魯史不得書弒也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

見以如會卒也是言書名為書卒而稱之也三年盟于雞澤五年盟于戚魯鄭俱在同盟故赴以名法當書名故進名於上其名本為下卒非是生名之也如會者會諸侯於鄆欲往赴其會也公羊傳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原其意本欲往會故書之也未見諸侯言其未至會所而死非至會而不見也書卒于鄆者赴以所卒之地故書之

陳侯逃歸

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

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郊祀后稷

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

**疏**

郊祀至殖者

正義曰言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辨知后稷是何人

春秋正義

四十三

不為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自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祈農也郊特牲說郊天之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天者為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后稷主為祈農事者斯有旨矣祭祀者為報亡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為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福于

天宜稼于田彼豈為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猶是也神以人為主人以穀為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祐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孝經止言尊嚴其父主述考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祭無由得有祈穀之言何休膏肓執彼難此追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

**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卜郊宜其不從也**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疏**

注啓蟄至春分正

義曰釋例曰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為中氣是啓蟄為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之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復可郊故言耕

春秋正義二十

四十四

下

謂春分指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即當卜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此卜在春分之後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南遺為費宰**

費季氏邑

**叔仲昭伯**

**為隧正**

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疏**

注隧正主役徒正義曰九年注云隧正官名

五縣為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今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為主役徒者

**欲善季**

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

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小邾穆

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如衛

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

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

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

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履多露之濡已義取非禮

不可妄行疏詩曰至多露正義曰詩國風召南行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行乎謂早夜而

春秋正義二十

四十五

高異

行則多露濡已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穆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又曰弗躬弗

親庶民弗信詩小雅幾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

疏弗躬至弗信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詩注云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

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

也子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

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

民為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為正正己正心正曲為直

正人 參和為仁 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 如是則神聽之

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疏**

詩曰至可乎 正義曰詩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能安靖共敬以居爾之職位愛好正直之人與之共處於朝則神明

聽順之當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文又述其意能憂念下民是為德也正直己心是為正也能以己正正人之曲是

為直也此德也正也直也三者和備是為仁也人能如是則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之田蘇是知人者也田蘇言起

好仁起必備有此行立之不亦可乎 注介助也景大也正義曰定本介景皆為大也 注靖共至恤民 正義曰

天生丞民立君以牧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君之與臣皆為恤民而設之也能安靖共敬在其職位是其所以憂

也 庚戌使宣子朝遂老 韓厥致仕 晉曰侯謂韓無

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為之師長 **疏** 注為之師長 正義曰無忌先為公

族大夫今言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為師長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

子之言 緩報非貳之言 而尋孫相子之盟 盟在成三年 公

登亦登 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疏** 注禮登至一等 正義曰聘禮

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立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

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

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敵體並登 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 安徐也 孫

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

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

者也從順也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

逐君起本疏詩曰至必折正義曰詩國風召南羔羊之篇言大夫賢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委蛇委

蛇然委蛇順從之貌詩之此意謂順者也今孫子為臣而君自處是橫不順道以橫道而為委蛇其人必將毀折不

得終其職位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晉會諸侯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

疏注魯成公正義曰杜必言魯成公者欲明非鄭成公也知非者以鄭成公成七年即位至襄二年卒唯

十四年無十六年故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

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

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黜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

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

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

以瘡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弒簡公生五年奉

而立之僖公子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

哀公 **疏** 使公子黃往 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 楚人從之

為執黃 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鄒之 曰楚人執

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

懼有二圖背君屬楚 陳侯逃歸鄒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

公 **疏** 注鄭子至公子 正義曰此決舍之入陳鄭有宿怨此時與蔡無怨晉復無命使侵無故與師以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四十八

高麗

國患以其動而無謀故貶之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且問陳之罪子產荅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蔡既無晉令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與師以求媚於晉不能以德懷親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善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

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疏** 注時公至先歸 正義曰公以正月如晉此會之下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公朝晉

即從晉赴會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無傳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

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晉悼復脩

霸業故朝而稟其多少

**疏**

注晉悼至多少正義曰昭三年鄭子大叔大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

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脩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數之多少傳亦無文據子大叔之言不說悼公之法而遠陳文襄之令則悼公此命還同文襄耳非復別制法也

**鄭**

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罪辟

也加罪以戮之

**疏**

注辟罪至戮之正義曰辟罪釋詁文也不直言殺而去辟殺明是加誣以罪而殺之子

駟知其謀已不以罪殺恐動衆心故加誣以罪言其罪自當死非為己討所以自解說也

**孫擊孫**

惡出奔衛

二孫子狐之子

**疏**

注二孫子狐之子正義曰賈逵云然未必有文可據相

傳為此說也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

公子燮

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

**疏**

注鄭侵至獲告正

義曰於時鄭無蔡怨又無晉令鄭自發心侵蔡知欲求媚於晉也獲其將必與之戰戰敗乃獲之不言敗者唯以獲告不告

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

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

**曰**

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

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

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

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

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

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

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大

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

春秋正義二十

五十

揚

大夫以疏注晉悼至崇之正義曰禮卿不會公侯會則貶之稱人自是常例而云尊晉侯者此有

鄭伯在會自與晉侯相敵諸卿不敵晉侯無罪不合貶也但欲尊晉侯無辭以見之故貶大夫以尊之大夫非有罪

也文二年晉宋陳鄭四國之卿伐秦皆貶稱人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同也諸侯之卿皆貶而獨不貶季孫宿者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注云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大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是其義也

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者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即亦是有禮之事也莒人伐我東

鄙以疆郟田莒既滅郟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秋九月

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

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

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子駟曰周詩有之

曰俟河之清人壽可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

兆云詢多職競北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

難無北云詢多正義曰杜云兆卜詢謀也謀之

多族民之多違也族家事事滋無成也滋益民急

矣姑從楚以紓言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

共幣帛以待來也言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

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

春秋正義一

五十一

刺

不為害民不罷兵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

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疏注謂

三至邢丘正義曰鄆之會鄭伯未至而卒亦數之者鄭伯雖身死耳其會與鄭同謀故數之今將背

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親我無

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為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

駟不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

和睦必不弃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疏八卿和睦正義曰八

卿者據九年傳荀罃將中軍士甸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

舍之聞之舍之子杖莫如信守以老楚

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

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

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

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眾無適從

**疏**詩云至于道正義曰詩小雅小旻之三章也言謀事之失甚多是非相奪無可適從為是之故其事用

此益不成也發言訥訥不盈滿於庭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者為彼道上行入每得人即與之謀

意無所從為是之故用此不得于正道也注匪彼至適從正義曰鄭玄以匪為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

坐圖遠近也杜以如者如似他物故以匪為彼言如彼行人逢歧路問其所從也鄭以行為道邁為行言道上行

人杜亦當然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駟名乃及楚平

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

脩而車賦倣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

敝邑之人不敢寧于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

于蔡獲司馬燮戲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

于蔡獲司馬燮戲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

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也

馮陵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皇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啓跪也疏注皇暇也啓跪也正義曰皆釋言文

也舍人曰閒暇無事也李巡曰啓小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

也引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

痛夫人猶人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

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

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貢對之曰君有楚

春秋三傳卷二十一

五十三

卷二十一

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一个獨使

也行李行人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

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明

年晉伐鄭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

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

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

汲相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

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歡以承命

何時之有

遲速無時

武子賦角弓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

相遠矣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

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

宣子曰城濮之役

在僖二十八年

我先

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

子孫藏

藏之以示子孫

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

不承命

言己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斥晉君

君子以為知

禮

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

**疏**

注彤弓至知禮 正義曰文四年甯俞來聘為

賦彤弓甯俞不敢當此賦彤弓而宣子受之故解其意彼以彤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賦彤弓其義在於晉君

春秋正義卷二十

三十四

非當范匄故范匄受之而為知禮也

###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





